

小说的温度来自哪里

小说发展至今,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写作手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从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到现代派、后现代派等等,不断演进。不过,无论秉持什么主义或运用什么样的手法进行创作,小说应该有生命的温度。那么,如何感知、量化其温度呢?我想在两种情况下能感知得到:一是在作家创作过程中,二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。但是,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赋予其温度,读者自然感受不到,所以关键在于作家的创作。文学是用形象说话的,特别是小说,必须让读者“看到”生活、“见到”人物、感悟到人间冷暖。

小说的温度首先来自鲜活的人物形象。写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,小说便有了生命的脉动和人性的展现。写活人物是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,也是对作家观察生活、把握人性并将其有效展现的能力的考验。这个问题用理论概括很好理解,但在创作实践中具体实施则较为复杂。这需要作家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,善于从纷繁琐碎的生活中发现他人之

所未见,并将其活灵活现地描写出来。其实,关于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重要性,古今中外经典小说早已给出了丰富的例证。那些不朽的名著,让我们记忆犹新或刻骨铭心的,往往是故事中的人物。比如,宋江、林冲、曹操、刘备、宝玉、黛玉、阿Q、孔乙己、羊脂球、安娜、葛朗台等,至今活在人们的心中。这是因为这些人形象有血有肉、具体可感,具有活人一样的气息和温度。欣赏他们的言语行动、性格禀赋和生命遭遇,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周边的人、亲戚朋友甚至自己。纵观古今中外的大作家,多为深刻把握人性、生动塑造人物形象而苦思冥想,其作品往往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永远闪烁在文学天空中。比如,刘备在“煮酒论英雄”“摔阿斗”等细节描写中

活了起来;宝玉起初欲饮冷酒,后又听宝钗劝说改喝温酒,黛玉对此说出了一番含沙射影的话,将自己的敏感、醋意展现了出来。外国小说同样如此,《堂吉珂德》中有许多叫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,这些情节使堂吉珂德、桑丘等人物形象既荒诞又真实可信。

这样看来,小说的温度与故事细节的鲜活密切相关。其实,细节是小说成败的关键,作家描述得生动有趣,就能激活小说的整体韵味。《红楼梦》的成功在于写活了大观园中那些人物平常琐碎的各种生活细节。因为细节能使人物活起来,也使故事充满趣味和富有审美意味。美国小说家亨利·詹姆斯曾说:“我所理解的唯一的小说分类乃是‘有生活的小说’和‘没有生活的小说’两类。”这说

明亨利·詹姆斯比较赞赏具有生活味的小说。那么,怎样才能写出具有生活气息的小说呢?作家应该在提炼生活素材的时候,注重保留具有生活色彩的生动细节。换言之,作家在写作中要注意,不要把生活“处理”得太精致,洗得太干净,要保留生活原本毛茸茸的特质,不然读者触摸不到生活的棱角。那么,将生活味十足的原始材料罗列起来就能写出有温度的小说吗?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。素材只是肉和蔬菜,还需要烹煮煎炒,并加些适当的油盐酱醋才能成为美食。好的细节虽然重要,但不是作家凭空想象的产物,也不能用猎奇的心态胡编乱造,这样反而会恶心读者。唯一的途径是,做一个有心人,在自身经历、观察、感悟的过程中发现有意思的细节。

谈论小说的温度,必然会涉及作家的情感投入问题。在自然主义写作或新写实小说创作中,有一种观点叫“零度叙述”,强调作家要以一种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展开书写,要求作品贴近生活、遵循客观现实、尊重生活逻辑。实际上,作家毕竟是富有情感的人,更何况在全身心投入、调动所有感觉进行创作的时候,情感很难真正控制在零度。写作者对人物及其故事、遭遇以及命运肯定会有所感触,那就说明他注入了一定的情感因素。完全没有一点情感因素,人物活不起来,故事也难以生动有趣。比如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路遥的《人生》、刘震云的《塔铺》、刘醒龙的《凤凰琴》等小说,虽然运用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,但所描述的人物和故事充满温情,读后叫人感慨

万千。我们也能感觉到,这些作家无论是叙述故事还是塑造人物形象都倾注了一定的情感。不过,作家在写小说的过程中,尽量有节制地、恰到好处地运用情感因素,避免过于矫情。这也是有些作家强调“零度叙述”的原因。实际上,有时候,在“零度叙述”的背后,蕴藏的可能是作家更为深沉、磅礴的情感。

小说的创新之路广阔无际,但无论怎么创新,小说家都需要坚守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则。小说的温度,既来自故事细节的真切、人物形象的鲜活,也来自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作家的感情和情怀。如果完全缺乏了这些要素,小说可能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命活力。从读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,或许更有说服力。读者读小说,是从娱乐目的开始,然后才抵达认知的深化。如果轻视前提条件,想要达到那个效果,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。读者读一篇失去审美功能的小小说,还不如读一篇论文来得直截了当,这样更能便捷地实现认知目的。所以,在创作实践中,写作者需要注重小说的温度问题,创作出更多能够抵达广大读者群的优秀小说。(博·照日格图)



阅读者说

唐代的民间歌谣

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,同时,唐代的民间歌谣也很丰富,各有特色。

影响极大的选本《唐诗三百首》选录了三首民歌,不妨先来关注一下。其一,卷七的五绝之末是西鄙人的《哥舒歌》:

北斗七星高,哥舒夜带刀。
至今窥牧马,不敢过临洮。

这是一首歌颂盛唐名将哥舒翰的短歌。这位将军出身突厥突骑施哥舒部落,勇猛善战,把守大唐西部边疆时,几次打败游牧民族的来犯,保住了一方太平,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零四有传。所谓“西鄙人”相当于无名氏,只不过指明了这是西部边境地区的无名氏,这一署名正表明此诗乃是那里流行

的民歌。

这首歌的前两句一写天上的北斗星,一写哥舒翰高大的形象,简明有力,气势非凡。后两句说他巨大的威慑力,亦复单刀直入,很有力度。歌颂大将军的歌谣无须辞藻。

其二,《唐诗三百首》卷八前半的七言绝句之末是无名氏的《杂诗》:

近寒食雨草萋萋,
著麦苗风柳映堤。
等是有家归未得,
杜鹃休向耳边啼!

诗的原作者大约是一位流浪在外的下层知识分子。杜鹃鸟的啼声一向被认为是“不如归去”,而它却归不去了,所以一直啼叫到嘴角出血,歌辞的作者与之同病相怜。漂泊在外的失意者任何时代都有,此诗遂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其三,卷八后半的乐府之末有杜秋娘的《金缕衣》:

劝君莫惜金缕衣,劝君惜取少年时。
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!

这位杜秋娘应是这首歌词的传唱者而非其作者,这种情形与《敕勒歌》题下署斛律金而他其实只是被记录在案的传唱者一样。《金缕衣》的主旨是说,凡事都要趁年轻的时候抓紧进行,晚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后两句的比喻生动透彻,放之四海而皆准,历尽古今而不变,后来成了著名的金句。鲁迅的诗句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(《吊杨铨》),乃是对这一警句的反仿。

在《乐府诗集》的《杂歌谣辞》中,辑录了一批唐代的民间歌谣,内容相当丰富,详细的讨论这里无从进行,只说

一点印象吧,就是这里除了多有征夫思妇之辞以外,也有几首颂歌,如卷八四《杂歌谣辞四》下有《新河歌》:

新河得通舟楫利,直达沧海鱼盐至。
昔日徒行今结驷,美战薛公德滂被!

这首民歌是歌颂初唐名臣薛元超的。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九《食货志下》载:“永徽元年(650)薛元超为沧州刺史,界内有无棣河,隋末填废,元超奏开之。引鱼盐于海,百姓歌之。”做实事以改善民生的地方官,自然深得人心,值得歌颂。

在一般的印象里,古代的民歌往往是用来抨击官僚为民诉苦的居多,另外就是少男少女们的恋歌,这个印象大抵不错;而如果出现了清官好官,老百姓也不吝热情地加以歌颂的。(顾农)

本周荐书



《玫瑰朝上》

作者:[巴勒斯坦]莫萨布·阿布·托哈

译者:李琬
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/未读

本诗集的灵感直接源于长期封锁中的加沙,这里也是诗人成长和生活的地方。作为曾经的孩子、现在的父亲,以及多次军事袭击的幸存者,他见证了破坏和毁灭的残酷循环。但除了炮弹与无人机,这里也有茶香、盛开的玫瑰和日落时的海景。孩子们出生了,家庭延续着传统,学生上了大学,图书馆从废墟中崛起……巴勒斯坦人继续他们的生活,创造美丽,寻找新的生存方式。